

人间物语

## 谁识草木心

| 韵秋文 |

我们驱车在乡下的田野里。

路的两边是大块大块的稻田。新割的早稻茬里落满了觅食的山雀，呼啦啦一阵起飞，又轻飘飘树叶般落下。

大片的中稻也开始泛黄，谷粒们正滋滋吸收着秋天充足的光。

摇下车窗，风哗然涌来。不用看，光凭嗅觉，也知道哪一片是稻田，哪里有溪流，哪一段是在过小山岗。除了稻谷，溪流边上杂生的白茅、狗尾巴草、菖蒲、苍耳子，山坡上油亮青苍的松木，在阳光下，一起散发出浓郁的铺天盖地的香。

喜欢这些活活泼泼的新鲜。在城里待得久了，便要寻找机会，也或什么也不为，只为回乡下的原野里去嗅嗅泥土的气息，访一访曾融入血脉的那些亲切的草木，寻一寻渐渐遗忘的人之初的情感。

有一大片特别的花，在一处荒塘岸边，从塘埂蔓延到坡底。

我远远就看见了，再也忍不住要下车去。那一穗一穗的妃红，凛凛然高挑的茎秆，细细尖尖的叶子，是蓼花没错。它们安静地在杂草丛中微笑着，像一大片陨落荒草的云霞，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生动起来。

开车人停了车，容我下车去细细端详。我之于自然与花草狂热的喜爱，他早已见怪不怪。但是，我对蓼花的感情，他未必懂得。

走近跟前，想起一首谁在江边写的古诗：极目江天一望赊，寒烟漠漠日西斜。十分秋色无人管，半属芦花半蓼花。诗句里，寥廓江天，秋意无限，百花凋零，只有芦花和蓼花迎风而舞，成为秋天的点睛之笔。蓼花没有撩人的姿色，馥郁的花香，但是，无数个白天和黑夜，它们在泥土中悄然扎根，在阳光雨露中努力生长，直到此刻，曾经细嫩的花茎钻出杂草的遮掩，窜出身旁的荆棘，在猎猎秋风里，开出一串串明丽的花朵。

片羽

我对蓼花的感情，除了它一直生长在记忆里，亲切得一如东邻和西邻，还因为，作为一株草木，我自幼便识得它的与众不同。

我的外祖母没有跨进过学堂大门，却熟谙乡间百草的药性。她会用蓼花制作酒曲。新鲜的蓼花采摘回来，在门前的小河里漂洗干净，她用石臼捣碎了，再和上米粉，揉搓成一颗颗小丸子。竹匾里，她事先铺上了一层青青的松针，把小丸子一颗颗放在中间，再覆上一层松针，放置在屋子的一角，就由它去了。那个角落，除了松针好闻的清气，过两三天，又有了一股特别的香气，拂去松针，小丸子们果真都变得白白胖胖，长出了雪一般的菌丝，毛茸茸，煞是可爱。她小心地把它们一一拣出来，再放入竹匾，拿到太阳下去晒干。

不久，我们就吃到了甜糯的酒酿。

凉凉的秋风，横扫了桃、梨、李、杏这些果木上最后一片叶子，村庄田畈，大大小小的柿子便要隆重登场了。但在霜前，那些柿子青青黄黄，看上去虽非常诱人，却是吃不得的，一口咬下去，嘴巴会被麻得张也张不开。

不知道我的先祖们谁那么聪明，就发现了红蓼与青柿的秘密。

那年，我还是小姑娘时，院子里有一棵能结出很大果子的柿子树。秋风起时，父亲攀上树去，挑个大泛黄的摘下来，把它们一颗颗装入陶罐。哗哗的山溪边尽是摇曳的蓼花，拽一把洗净了封在坛口，再压上一块青石，兑上些清水，就大功告成了。过些时日，扒掉坛口的浮叶，从坛里掏出来的柿子便像被施了魔法，沙甜可口，还有一股蓼叶的清香。我们吃得欢快，父亲也乐此不疲，一次次地摘，一坛坛地泡。

乡野的青柿与红蓼，蓼花与米粉，就如两颗青涩懵懂的灵

魂，突然有一天遇上，竟都会为了彼此而改变了自己的心性，变得柔软又甜蜜。这情景，像极了宝黛贾府初逢，只一颦一笑，便在眼波流转间两厢契合，惊醒心底尘封了三生三世的慈悯。大自然的草木之间，草木与人之间，还有着许多神奇的不胜枚举的相生相成。所以，我以为它们，冥冥之中存在太多的秘密，只是人类不能识其万一。

有一年，我在上海，父亲院的那棵柿子又大丰收，他知道我爱吃用红蓼叶泡出的青柿子，从几百里外托人带了一大袋给我，但是他忘了拔些蓼带过来。或许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他，压根想不到这种卑微细小的植物，也不是处处都有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在电话那头问：柿子泡好了吗？我说好了。又问：好不好吃？我说好吃。其实我在城市的河边小巷，在钢筋水泥的夹缝里，遍寻不见蓼花的影子时，已无奈地把那袋青青的柿子丢进了垃圾箱。

家乡之于游子，总是魂牵梦萦，若细数缘由，除了父母亲人，也含房前屋后的一草一叶，含着别处无觅的红蓼花。

现在，就算给我满筐红透的柿子，我只怕也吃不下一个，因为它跟父亲无关，没有蓼花的清香。我深刻眷恋的，还是带着父亲掌温的柿子。或者，我总是固执地以为，柿子天生就应该有红蓼的味道。不然，食之无情、无味。

父亲的柿子树早已不知所踪。多少次，我在老屋的院子里仔细寻觅，也找不着它曾来过的一丝丝痕迹。父亲也已弃我远去，他与他的柿子，只留在我此生有限的记忆里。疼爱我们的外祖母，亦被无涯的时光无情地带走。只有蓼花，还在季节的轮回里与我相遇，温柔又热烈地开着。

四野寂静，花穗轻抚着我欲抚摸它们的掌心，似有故人亲切的寄语传至心上。这，让我又有了些许安慰。

## 观看的日子

| 蒋迎春文 |

清晨六点多醒来，推开移门，晨阳照着庭院，停留在粉色的紫薇花上面，空气有种被琥珀色的蜜汁浸润过的气息，这也是初秋的清晨才有的特质。这样的时辰多么适合在户外散步，倘若此时你也在散步，你会发现草地的颜色在不知不觉中已变成浅黄色，甚至浅黄中带着暗红。四季更迭，大自然在暗换它的颜色。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如实的观察者，同时也如实地观察自己的内心，不做评判。

栾树的花在八月底就开了，那细小的金黄色花朵落在

地上小米粒般，现在栾树上已结了胭脂红蒴果。小城的街巷里随处可见栾树，那枝叶间夹杂着成片的金黄，也会使你驻足片刻吧。待到冬日，枯干的蒴果便似旧的小小纸灯笼挂在光秃的枝杆上。哦，一年又尽。

秋天短促，它只是夏季与漫长冬季之间的一个过渡。在秋天，尽管大自然的色彩比春天还要绚丽，春天是放肆的，春光也是新鲜的，水流呈现出欢快的节奏；秋天很沉静，秋阳有一种极度的饱和，水面慢慢变得幽沉。不管什么季节，光打在水面的粼

粼波光都会掀起人的柔情来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美。在不同的季节，不同的时辰，不同的年月，久久注视过阳光甚至是月光投射在湖中的情景，那些观看的日子是令人难忘的。

万物有灵且美，一路走走停停。到了冬季，也独爱这凋落的美，生命力隐藏在根须里，它们在蓄积能量。空气中的凛冽也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快感，风痛快地抽打着皮肤，透过骨髓的寒冷。褐色的土地与褐色的鸟群。当皑皑白雪来临，这是天降的礼物。

痕迹

## 秋风可解语

| 王晓娟文 |

前段时间，久未联系的友人打来两个电话，均未接到。接着，又发来一连串微信：最近在做什么？假期中几次喊你出来聚聚，为啥都不来，你是不是很忙？需不需要帮忙？你不是最喜欢秋风起时云飞扬的感觉吗，秋天到了，啥时相约一起出来走走，听听秋风的声音吧……

日常，习惯性将手机调成静音，要等自己想翻阅手机时，才会拿起，彼时方看到友人信息，忙回：谢谢牵挂，最近，生活清闲而宁静，过段时间一起相聚畅聊。

曾在汪曾祺的文中，读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，它们很温暖，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……只记花开不记人，你在花里，如花风中。”多么温暖、温情的句子。就如同我和友人一般，虽很少联系、见面，却时常在心里彼此惦念着。

日子，一天一天过着，看似清闲，却也没啥停歇时，有风，有雨，也有云，更有这样那样，大大小小的家务活等着去干。诚然，前段时间有点小累，有时会感到自己虽已累得全身无力，只想睡觉，可躺到床上后却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

是啊，也不知道自己一整天，究竟做了些什么，又似乎啥也没做。细想一下，好像也没留下几许做的痕迹。夜深人静时，却时常感觉惶惶的。许是，年岁渐长，总有这样那样的缘由要考虑、会牵绊，即便惶恐着，却还是要面对。

仰望，窗外的天空，蔚蓝色是我喜欢的颜色。云卷云舒，看起来，至真至纯，白蓝相间，真美。如同草原上的天空一般，好喜欢。可惜这样的天空，在我们这儿并不多见，那就静静地多欣赏一会儿吧。

此时，一朵厚重的云，又一朵更厚重的云，飘入我的眼帘。云卷云舒，自自然然，无论外界因素如何影响和干扰，厚云和薄云，绝不会去争个你输我赢。看云卷云舒，过人间烟火。

秋风吹起，又逢全媒体时代，信息高速畅通，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，在微信、微博、视频、抖音上弹起，有听了令人振奋的，有看了豪情万丈的，也有让人陷入沉思的……有时，看着看着，不禁泪湿眼眶。是谁家的孩子，带着满身泥泞，带着满身伤痕，带着漂泊的疼痛，独自闯进这片花飞叶落的林间，不知她的家，可有温暖的窗在等待，可有母亲焦灼的目光，穿越黑暗去寻觅，去呼喊……秋风，祈求您给予她们，翱翔的翅膀，飞越即将到来的秋的孤寂，躲过冬的寒冷吧。

不知不觉，又哼起了《如水年华》这首歌：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，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，往日的一切啊，仿佛都在昨天，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，秋风它吹散了落叶已无痕。尘封的记忆里仅存的那份真，时光它抚平那当初悸动的心，转身一走从此就再无缘分……

秋风吹起，愿时光不老，每个生命都能获得一丝温暖，一些明媚，在岁月静好间，人生安闲，生活无恙！

秋风又吹起，秋心似我心，秋风可解语？



金秋

插画 梅南频